专稿

纪念汪国真先生

□李东顺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2013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引用了汪国真先生的一句诗句，向世界重申中国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决心。

汪国真的诗，一度是每个青年男女的精神食粮、励志鸡汤，每日必补。70后的人们，谁的青春里没有他的诗句？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们曾经一起切磋如何发展壮大文化产业，商讨下一步合作计划，谈诗歌、谈文化、谈人生。他亲笔题写的“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我“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当接到先生经纪人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前往北京参加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时，错愕、震惊、痛惜、难过……种种情绪一股脑儿涌向心头。匆匆那年，曾经的计划曾经的梦想还未全部实现，无奈今天，却成为永久的遗憾。

我与汪国真先生相识，源于为集团公司创作企业之歌。早在2009年，为了塑造四季青集团企业文化，凝聚员工核心向心力，除了每月出企业内刊、定期组织员工学习等措施之外，我决定请文化名人为集团公司创作《四季青之歌》。

经朋友介绍，我联系上了汪国真先生。一番促膝长谈后，他对四季青实施农超对接，缩减中间物流环节，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做法非常赞同，也对集团公司在大力发展商贸物流的同时，不遗余力致力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做法非常认可，当场就决定为集团公司创作企业之歌，并主动帮我们联系国内著名歌唱家唱这首歌曲。我还清楚记得，录制《四季青之歌》当天，汪国真先生一直在录影棚陪我们等着，直到深夜11时。

在接下来的相处中，我们发现各自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观点一致，彼此之间的联系紧密起来。近几年，先生先后多次到集团公司考察、采风，留下了十几幅字画，并在四季青文化古玩艺术广场中设立汪国真诗书画工作室。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4月30日早，在前往参加汪国真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路上，先生的这句诗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是啊，逝者长已矣,生者如斯夫，缅怀逝者，生者更要热爱生命。

（作者为鹤壁市四季青集团董事长）

散文

晚 灯

□李民

十年前，我刚应聘来到鹤城，就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落入分身乏术的繁忙中。四处筹措了所能筹措的资金，在新世纪广场西边买了一处小房子，六层楼无电梯的顶楼西户，作为阖家栖身的处所。

小房子是二手房，极简单地整理后就入住了。小房子虽简陋，刚开发的新区却是极美的，错落的楼宇，宽阔的街道，种了许多开花的树，合欢、紫荆、桂花、海棠……偶然得了半日空闲，骑了自行车逛逛小城，深深呼吸，空气都是香的。除了缺少些古旧沧桑外，清雅幽静倒颇似欧洲小镇风情。

奇异的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城，人口奇缺。白天尚好，还有三三两两来往的车辆行人；倘若晚上九点半下了晚班，笔直的大街一望到头，执着的路灯齐刷刷明亮着，竟不能觅见路人的影踪。居民小区亦是如此，高楼林立而房屋多空置，一栋栋居民楼晚来唯有数盏灯火而已。而风又大起来，寒冬时节，呼啸着撼动了窗玻璃，又呼啸着远远而去。

黎明，无须时钟，广场上锻炼的大爷，冬夏寒暑，不懈地抽动长鞭，脆亮的声音唤醒小城，唤醒我开始生活的奔忙。夜深时分，属于自己的读写时间，倘若倦了，从六楼的窗子望出去，可见美丽的广场，路灯璀璨，恍若天上的明星，只觉手可摘星辰，思绪怎能不飞逸？

在六楼小房居住的岁月，对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居高楼，晚间归来仰望暖暖灯光，小儿窗前读书为我注入奋斗的力量；楼高上下不易，归家后多静读诗书，晚灯下，母子渐渐成为书友，我也渐渐有所开悟：日日重复劳作，如果只是流于一份工，月求千元养家，奔波劳碌，身体疲惫心亦不堪，倒把自己禁囿了，仿佛石磨道里的驴子，蒙了眼，行行重行行；既然人生长旅，当然需要有一份爱好，既然喜欢读书写文，何不做取经的白马，跋山涉水行进艰难，唯愿一步步能够看见新的风景，抬望眼，八千里路云和月。我省觉到：全心全意把普通的工作做出不平凡的色彩，顺己天性读点诗书写点文章，或许是我充盈自己的很好途径。

这些年，满含着热爱教学热情而工作，亦怀逸致享受诗书澡雪身心。每天清晨，教学楼上迎接红日初升，点点滴滴培养学生：书海畅游我是引路人，课间一起跑操我是同行者，布置教室文化我是参与者，交流谈心我是聆听点拨人；每个夜晚，六楼西户的晚灯点亮岁月，和小儿分享成长的甜蜜，或读书写作，或反思总结。爱在左，花香在右，拒绝了纷繁喧嚣的名利困扰，我收获着学生、儿子和自己的本色成长。

这些年，虽然常常为生活所累，但是六楼的晚灯时时清亮着我的心灵，任人无计留住岁月，时间之沙亦不间断地从我的指间淌落，是那一份年轻的热情在支持鼓励着我，使我不辍书香。我对晚灯有一种极致的偏爱，因为它更像一盏心灯，让我燃亮了年轻有梦的自己。

晚灯每每提醒我：不要柔弱，不要急躁，不要媚俗，不要迷失，不要畏惧生活的艰辛，不要放弃读书的追求，不要停下写作的脚步。所以，即使屡屡不如意，还能坚韧地清明。

十年飞逝，鹤城发展日新月异。近来迁居，我常常怀念起那处小房，也特别喜欢那样的生活方式，甚至每夜伴着一盏灯读书写作的清寂，也时时如在目前。除夕夜，我特意踏雪前去，仰望六楼西户旧居，那灯光依然让我思绪飞逸，谁家的歌声飘来——

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会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

淇园新竹（国画） 刘俊甫 作

天然太极图

中国诗河

于农篆刻

诗词

淇河踏青

□邢东华（郑州）

又是滨河四月中，风光独领朝歌城。
知情芳草临堤柳，任性飞禽舞岸风。
百里太行半壁翠，千秋淇水一波清。
太公未肯离开去，犹扮当年老钓翁。

春游淇河

□薄报亮

乍暖还寒牟山行，野花含笑杨柳青。
观竹采桑淇水畔，芦苇丛旁听蛙鸣。
多情许仙今不见，登临太极看白龙。
七里沟水惹人醉，挂钩村里笑声浓。
奈何花落春色晚，青山无眠烟雨濛。
来日煮酒舒诗意，挥毫泼墨写人生。

春山（外二首）

□王凌云

山里人家桐花期，月近山坳照冷溪。
呜咽喇叭沾明露，叠梦春雪啄春绮。

山村微雨

春雨不知冷，春风渡玉声。
一行鸣鸭起，遍山红桃惊。
水珠坠溪没，泥径穿雾行。
得意摇曳柳，失意对弈亭。

冬凌草

一生纠结事，夜半孤明灯。
牟山茶最苦，只在暗处生。
春来谁早知？宽河问暖风。
百花未开时，插瓶一枝青。

现代诗

淇水诗河

□王志强

你流淌在历史中
你流淌在诗经里
古人感慨这里淇水悠悠流
先人赞叹这里竹竿猗猗绿
你流淌在美女庄姜的
巧笑顾盼中
你流淌在许穆夫人的
桧楫松舟里
这里有淇奥传颂美名的
卫武公
这里有桑中诉说爱情的
古卫女
这里是千古传诵的君子乡
这里是历代赞颂的文雅地

啊，淇河
一河清水一河诗
流淌着一河历史
流淌着千年说不完的故事

你流淌在唐诗中
你流淌在宋词里
李白喜爱这里淇水流碧玉
司马光赞赏这里淇园春竹美
你流淌在黎阳渡口的离别中
你流淌在京杭运河的桨声里
这里有殷商帝都的朝歌城
这里有大禹治水的古圣迹
这里是鬼谷授徒的古军校
这里是鹤飞鹤舞的吉祥地

啊，淇河
一河清水一河诗
流淌着一河历史
流淌着千年讲不完的故事

啊，淇河
中国诗河
你沐浴在樱花浪漫的春风中
你徜徉在淇水诗苑的画卷里
你流淌在鹤壁人民的灵魂中
你流淌在淇河儿女的血液里
你湿润着鹤壁人民的幸福梦
你激励着淇河儿女谱新曲

走进鹤壁

□穆女（郑州）

阳春
我走近你
这是传说中的淇河吗
我分明看到
一条盘踞着太极的蛟龙

四月
我走近你
踏着满地的落樱
淇河的岸边
是用天边的云
涂抹的一片胭脂红

雨中
我走近你
在那条长廊的尽头
诗仙正伴着鼓乐
把窈窕淑女吟诵

傍晚
我的耳边
响起来自天籁的鹤之声
时而如泉水
叮叮咚
脆生生
时而像洪钟
音绕梁
震兰亭

夜幕下
诗河里流淌着古词古曲古经
咖啡里浸泡着新诗新韵新风

今天
我走近
这座薄雾笼罩着的城市
定格一幅画面
那悠悠的淇水
岸边的花影
都将成为诗意的永恒

诗词创作谈

编者按：今起，本报将陆续刊发牛子社先生撰写的“格律诗浅谈”系列文章，之后还将刊发他有关词赋方面的系列文章，以便诗词爱好者和读者了解和学习。

牛子社先生是鹤壁市首届春联大赛评委、鹤壁市首届樱花文化节主题歌《樱花路》的词作者，其古体诗词在《诗刊》、《大河诗歌》等国家和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他有着15年语文教学经验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对诗词楹联颇有研究。

格律诗浅谈(之一)

□牛子社

近年来，喜欢古诗特别是格律诗的朋友越来越多。但什么是格律诗，它在押韵、平仄、对偶等方面有哪些具体要求，能说清一二的就不多了。

格律诗就是在字数、句数、对偶、平仄、押韵等方面格式和规则有严格要求的一类古诗。每首诗八句的叫律诗（每句七字叫七律，五字叫五律）；每首诗四句的叫绝句（每句七字叫七绝，五字叫五绝）。

格律诗也叫近体诗或者今体诗，它定型于唐代，是朝廷用于取士的一种标准化试题。作诗的人要严格把握一句诗中哪个字用平声、哪个字用仄声；哪几句必须采用对偶的修辞方法；哪个地方是韵脚必须押韵，且须使用韵书里规定的韵字等等。我们把格律诗称为近体诗，是为了区别这之前存在的（有的这之后依然存在）诸如风雅颂、骚体诗、柏梁体、乐府诗、歌行体或者如《古诗十九首》等古体诗，这些诗除了押韵之外不受任何格律的束缚，是一种半自由体的诗。

唐代以来的诗人，写近体诗绝大多数是按格律安排的，但为了行文需要，有意不迁就格律的也不乏其例，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一首著名的五绝，第二句节拍上连用两个仄声字，第三句连用两个平声字，二、三句又失粘（后文详解），这些都不符合近体诗规则。又如崔颢的《黄鹤楼》中，“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是要求对仗的，但两句中只有前三字成对；鹤、去、复三个需仄平仄交错的字全用了仄声。这类诗由于艺术水平较高，瑕不掩瑜，历来被称作“变体诗”或者“拗体诗”，我想这是给名人名诗一个面子吧。如果我们想创作格律诗又没有完全符合规则时，就不要自封律、绝了，免得贻笑大方。

散文

鹤城樱花

□崔哲明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春光与春风相偕款款来到鹤城。漫步在华夏南路上，似乎不经意间，春风吹绿了还透着些许丹青神意、古朴沧桑的樱花枝。驻足细看，一簇簇的花苞躲藏在朦胧的嫩绿中含苞欲放，夹带着晨雾中的露珠，像少女般羞涩，萌动着怒放的梦想，迷人而不失婉约。而在樱花树朝阳的那面，已然有樱花悄然开放。

樱花不大，花期也很短，“樱七”的说法由来已久。鹤城的樱花种植已有五六年的光景，近两万株的规模，让这座城市成为长江以北最大的樱花城，而华夏南路就种植有关山、松月、郁金等十几个品种，全长约4公里，被誉为“最美樱花大道”。

初识樱花，我的心就被这美丽的精灵深深打动。早春二月，东风送暖，春光融融。一树树樱花恰似流动的花海，又如同缠绕在这座城市美丽的飘带，风起飘香，烂漫芬芳。

徜徉在花树丛中观樱花，白的如雪，像豆蔻年华的少女，娇羞顾盼，圣洁无瑕；粉红色的樱花又似恋爱中少女的脸颊，仪态万千，风情万种；而红色的樱花，红得那么热烈、豪情奔放。定睛细看，则发现黄色的花蕊细腻光滑，在细如凝脂的花瓣簇拥下，更像一群舞者尽情释放着生命的灵光。

文人笔下的樱花多为伤感，常常为落英点点而心生惆怅，而我却要为这花中女神怒放的生命点赞，因为我知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樱花的花期很短，但她艳而不妖、媚而不俗的品格和是花就要怒放的那份洒脱，让我时时感受到生命轮回的禅意。

鹤城的樱花，已然褪去了异域的浮华，走出寺院厅堂，来到这个仙鹤曾经居住的地方。它的美在于它的清雅脱俗、淡淡清香，它从不因生命的短暂而神伤，也不以自身的美丽而张扬。

它就扎根在市区的街道和淇水两岸，近得让市井百姓触手可及，用自己怒放的生命回报着淇水儿女的滋养。虽没有了花动京城的铺排，却也暗香浮动、缤纷惹人。鹤城因樱花而美丽，樱花因鹤城而动容。

盛花时节，周边地市的游客慕名而来，畅游在这树间花海，无不被这樱花之美所陶醉，更为这座生态、活力、幸福之城而赞叹。在满城樱花和潺潺淇水的映衬下，花容衬着笑脸、淇水映着蓝天，人与自然是那么和谐，那么安详，游客们不由得发出这般心声——“鹤壁，真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我爱这美丽的樱花，更爱这座美丽的城市。因为，樱花和鹤城已经水乳交融。

宜居小城

□牛军旗

春天的百花或含苞待放，或盛开吐芳，而新区华夏南路长达4公里的两万多株樱花，则把四月的春天装点得美如仙境。从新世纪广场南口黄河路进入华夏南路，在景观绿化带中美妙音乐声中，经二支渠，过鹤煤大道，至湘江路，婀娜多姿的樱花，芳香四溢，争奇斗艳，好一派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我漫步在樱花树下，听着优美的歌曲《樱花路》，思绪被牵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那时的鹤壁新区还只是人们心中的一个遥远的梦想。鹤壁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开发区的构想，但在创建初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还是火车站前，两排高低不平的房子，和稀稀拉拉的几间门面房，卖些针头线脑等日常用品。几条坑坑洼洼的道路，连接着几个隐身在大片庄稼地里的村庄，偶尔可以看到一辆手扶拖拉机，冒着黑烟在路上行驶，扬起的尘土裹挟在行人的身上。但是，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到处可见的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机械轰鸣，焊花四射，运料车穿梭不断，建设者们挥汗施工的身影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充满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的建设场景……

如今的鹤壁新区，一条条笔直宽阔的道路，绿树簇拥、花草烂漫，像一条条彩练连接着四面八方；一座座造型别致、宽敞明亮楼房，飘逸着万种风情，洋溢着浪漫时尚。

看着眼前的美景，回首昨日的记忆，我不禁感叹万分：记忆中的鹤壁因煤而生，如今产业多样化的鹤壁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原大地上。

天翻地覆的巨变凭借的是什么？到过鹤壁、了解鹤壁的人都说：鹤壁人凭借的是开放包容、创新拼搏的精神，凭借的是实干干实、敢于超前的胆识。

虽然鹤壁不太大，但我衷心祝愿美丽的鹤壁小城越来越好，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引以为自豪的宜居城市。

投稿信箱：hbrbfk@163.com 本版策划：樊青戈